紅樓夢/第104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一零四回　醉金剛小鰍生大浪　痴公子餘痛触前情

話說賈雨村剛欲過渡，見有人飛奔而來，跑到跟前，口稱：“老爺，方才進的那廟火起了！”雨村回首看時，只見烈炎燒天，飛灰蔽目。雨村心想，“這也奇怪，我才出來，走不多遠，這火從何而來？莫非士隱遭劫于此？”欲待回去，又恐誤了過河，若不回去，心下又不安。想了一想，便問道：“你方才見這老道士出來了沒有？”那人道：“小的原隨老爺出來，因腹內疼痛，略走了一走。回頭看見一片火光，原來就是那廟中火起，特赶來稟知老爺。并沒有見有人出來。”雨村雖則心里狐疑，究竟是名利關心的人，那肯回去看視，便叫那人：“你在這里等火滅了進去瞧那老道在與不在，即來回稟。”那人只得答應了伺候。

雨村過河，仍自去查看，查了幾處，遇公館便自歇下。明日又行一程，進了都門，眾衙役接著，前呼後擁的走著。雨村坐在轎內，聽見轎前開路的人吵嚷。雨村問是何事。那開路的拉了一個人過來跪在轎前稟道：“那人酒醉不知回避，反沖突過來。小的吆喝他，他倒恃酒撒賴，躺在街心，說小的打了他了。”雨村便道：“我是管理這里地方的。你們都是我的子民，知道本府經過，喝了酒不知退避，還敢撒賴！”那人道：“我喝酒是自己的錢，醉了躺的是皇上的地，便是大人老爺也管不得。”雨村怒道：“這人目無法紀，問他叫什麼名字。”那人回道：“我叫醉金剛倪二。”雨村聽了生氣，叫人：“打這金剛，瞧他是金剛不是！”手下把倪二按倒，著實的打了幾鞭。倪二負痛，酒醒求饒。雨村在轎內笑道：“原來是這麼個金剛么。我且不打你，叫人帶進衙門慢慢的問你。”眾衙役答應，拴了倪二，拉著便走。倪二哀求，也不中用。雨村進內复旨回曹，那里把這件事放在心上。

那街上看熱鬧的三三兩兩傳說：“倪二仗著有些力氣，恃酒訛人，今兒碰在賈大人手里，只怕不輕饒的。”這話已傳到他妻女耳邊。那夜果等倪二不見回家，他女兒便到

各處賭場尋覓，那賭博的都是這麼說，他女兒急得哭了。眾人都道：“你不用著急。那賈大人是榮府的一家。榮府里的一個什麼二爺和你父親相好，你同你母親去找他說個情，就放出來了。”倪二的女兒聽了，想了一想，”果然我父親常說間壁賈二爺和他好，為什麼不找他去。”赶著回來，即和母親說了。娘兒兩個去找賈芸。

那日賈芸恰在家，見他母女兩個過來，便讓坐。賈芸的母親便倒茶。倪家母女即將倪二被賈大人拿去的話說了一遍，”求二爺說情放出來”。賈芸一口應承，說：“這算不得什麼，我到西府里說一聲就放了。那賈大人全仗我家的西府里才得做了這麼大官，只要打發個人去一說就完了。”倪家母女歡喜，回來便到府里告訴了倪二，叫他不用忙，已經求了賈二爺，他滿口應承，討個情便放出來的。倪二聽了也喜歡。

不料賈芸自從那日給鳳姐送禮不收，不好意思進來，也不常到榮府。那榮府的門上原看著主子的行事，叫誰走動才有些体面，一時來了他便進去通報，若主子不大理了，不論本家親戚，他一概不回，支了去就完事。那日賈芸到府上說“給璉二爺請安”。門上的說：“二爺不在家，等回來我們替回罷。”賈芸欲要說“請二奶奶的安”，生恐門上厭煩，只得回家。又被倪家母女催逼著說：“二爺常說府上是不論那個衙門，說一聲誰敢不依。如今還是府里的一家，又不為什麼大事，這個情還討不來，白是我們二爺了。”賈芸臉上下不來，嘴里還說硬話：“昨兒我們家里有事，沒打發人說去，少不得今兒說了就放。什麼大不了的事！”倪家母女只得聽信。

豈知賈芸近日大門竟不得進去，繞到後頭要進園內找寶玉，不料園門鎖著，只得垂頭喪氣的回來。想起“那年倪二借銀與我，買了香料送給他，才派我种樹。如今我沒有錢去打點，就把我拒絕。他也不是什麼好的，拿著太爺留下的公中銀錢在外放加一錢，我們窮本家要借一兩也不能。他打諒保得住一輩子不窮的了，那知外頭的聲名很不好。我不說罷了，若說起來，人命官司不知有多少呢。”一面想著，來到家中，只見倪家母女都等著。賈芸無言可支，便說道：“西府里已經打發人說了，只言賈大人不依。你還求我們家的奴才周瑞的親戚冷子興去才中用。”倪家母女聽了說：“二爺這樣体面爺們還不中用，若是奴才，是更不中用了。”賈芸不好意思，心里發急道：“你不知道，如今的奴才比主子強多著呢。”倪家母女聽來無法，只得冷笑幾聲說：“這倒難為二爺白跑了這幾天，等我們那一個出來再道乏罷。”說畢出來，另托人將倪二弄了出來，只打了幾板，也沒有什麼罪。

倪二回家，他妻女將賈家不肯說情的話說了一遍。倪二正喝著酒，便生氣要找賈芸，

說：“這小雜种，沒良心的東西！頭里他沒有飯吃要到府內鑽謀事辦，虧我倪二爺幫了他。如今我有了事他不管。好罷咧，若是我倪二鬧出來，連兩府里都不乾淨！”他妻女忙勸道：“嗳，你又喝了黃湯便是這樣有天沒日頭的，前兒可不是醉了鬧的亂子，捱了打還沒好呢，你又鬧了。”倪二道：“捱了打便怕他不成，只怕拿不著由頭！我在監里的時候，倒認得了好幾個有義氣的朋友，聽見他們說起來，不獨是城內姓賈的多，外省姓賈的也不少。前兒監里收下了好幾個賈家的家人。我倒說，這里的賈家小一輩子并奴才們雖不好，他們老一輩的還好，怎麼犯了事。我打聽打聽，說是和這里賈家是一家，都住在外省，審明白了解進來問罪的，我才放心。若說賈二這小子他忘恩負義，我便和幾個朋友說他家怎樣倚勢欺人，怎樣盤剝小民，怎樣強娶有男婦女，叫他們吵嚷出來，有了風聲到了都老爺耳朵里，這一鬧起來，叫你們才認得倪二金剛呢！”他女人道：“你喝了酒睡去罷！他又強占誰家的女人來了，沒有的事你不用混說了。”倪二道：“你們在家里那里知道外頭的事。前年我在賭場里碰見了小張，說他女人被賈家占了，他還和我商量。我倒勸他才了事的。但不知這小張如今那里去了，這兩年沒見。若碰著了他，我倪二出個主意叫賈老二死，給我好好的孝敬孝敬我倪二太爺才罷了。你倒不理我了！”說著，倒身躺下，嘴里還是咕咕嘟嘟的說了一回，便睡去了。他妻女只當是醉話，也不理他。明日早起，倪二又往賭場中去了。不題。

且說雨村回到家中，歇息了一夜，將道上遇見甄士隱的事告訴了他夫人一遍。他夫人便埋怨他：“為什麼不回去瞧一瞧，倘或燒死了，可不是咱們沒良心！”說著，掉下淚來。雨村道：“他是方外的人了，不肯和咱們在一處的。”正說著，外頭傳進話來，稟說：“前日老爺吩咐瞧火燒廟去的回來了回話。”雨村踱了出來。那衙役打千請了安，回說：“小的奉老爺的命回去，也不等火滅，便冒火進去瞧那個道士，豈知他坐的地方多燒了。小的想著那道士必定燒死了。那燒的牆屋往後塌去，道士的影兒都沒有，只有一個蒲團，一個瓢兒還是好好的。小的各處找尋他的尸首，連骨頭都沒有一點兒。小的恐老爺不信，想要拿這蒲團瓢兒回來做個證見，小的這麼一拿，豈知都成了灰了。”雨村聽畢，心下明白，知士隱仙去，便把那衙役打發了出去。回到房中，并沒提起士隱火化之言，恐他婦女不知，反生悲感，只說并無形跡，必是他先走了。

雨村出來，獨坐書房，正要細想士隱的話，忽有家人傳報說：“內廷傳旨，交看事件。”雨村疾忙上轎進內，只聽見人說：“今日賈存周江西糧道被參回來，在朝內謝罪。”雨村忙到了內閣，見了各大人，將海疆辦理不善的旨意看了，出來即忙找著賈政，先說了些為他抱屈的話，後又道喜，問：“一路可好？”賈政也將違別以後的話細細的說了一遍。雨村道：“謝罪的本上了去沒有？”賈政道：“已上去了，等膳後下來看旨意

罷。”正說著，只聽里頭傳出旨來叫賈政，賈政即忙進去。各大人有與賈政關切的，都在里頭等著。等了好一回方見賈政出來，看見他帶著滿頭的汗。眾人迎上去接著，問：“有什麼旨意。”賈政吐舌道：“嚇死人，嚇死人！倒蒙各位大人關切，幸喜沒有什麼事。”眾人道：“旨意問了些什麼？”賈政道：“旨意問的是云南私帶神槍一案。本上奏明是原任太師賈化的家人。主上一直記著我們先祖的名字，便問起來。我忙著磕頭奏明先祖的名字是代化，主上便笑了，還降旨意說：‘前放兵部，後降府尹的，不是也叫賈化么？’”那時雨村也在傍邊，倒嚇了一跳，便問賈政道：“老先生怎麼奏的？”賈政道：“我便慢慢奏道：’原任太師賈化是云南人；現任府尹賈某是浙江人。”主上又問：‘蘇州刺史奏的賈范，是你一家子么？’我又磕頭奏道：‘是。’主上便變色道：‘縱使家奴強占良民妻女，還成事么？’我一句不敢奏。主上又問道：‘賈范是你什麼人？’我忙奏道：‘是遠族。’主上哼了一聲，降旨叫了出來。可不是詫事！”眾人道：“本來也巧。怎麼一連有這兩件事？”賈政道：“事倒不奇，倒是都姓賈的不好。算來我們寒族人多，年代久了，各族都有。現在雖沒有事，究竟主上記著一個“賈”字就不好。”眾人說：“真是真，假是假，怕什麼？”賈政道：“我心里巴不得不做官，只是不敢告老，現在我們家里兩個世襲，這也無可奈何的。”　雨村道：“如今老先生仍是工部，想來京官是沒有事的。”賈政道：“京官雖然沒事，我究竟做過兩次外任，也就說不齊了。”眾人道：“二老爺的人品行事，我們都佩服的。就是令兄大老爺，也是個好人。只要在令侄輩上嚴緊些就是了。”賈政道：“我因在家的日子少，舍侄的事情不大查考，我心里也不甚放心。諸位今日提起，都是至相好，或者聽見東宅的侄兒家有什麼不奉規矩的事么？”眾人道：“沒聽見別的，只是幾位侍郎心里不大和睦，內監里頭也有些。想來不怕什麼，只要囑咐那邊令侄，諸事留神就是了。”眾人說畢，舉手而散。

賈政然後回家。眾子侄等都迎接上來。賈政迎著請賈母的安，然後眾子侄俱請了賈政的安，一同進府。王夫人等已到了榮禧堂迎接。賈政先到了賈母那里拜見了，陳述些違別的話。賈母問探春消息，賈政將許配探春的事都稟明了，還說：“兒子起身急促，難過重陽，雖沒有親見，聽見那邊親家的人來說的极好。親家老爺太太都說請老爺太太的安。還說今冬明春，大約還可調進京來。這便好了。如今聞得海疆有事，只怕那時還不能調。”賈母始則因賈政降調回來，知探春遠在他鄉，一無親故，心下傷感；後聽賈政將官事說明，探春安好，也便轉悲為喜，便笑著叫賈政出去。然後弟兄相見，眾子侄拜見，定了明日清晨拜祠堂。

賈政回到自己屋內，王夫人等見過，寶玉，賈璉替另拜見。賈政見了寶玉果然比起身之時臉面丰滿，倒覺安靜，獨不知他心里糊涂，所以心甚喜歡，不以降調為念，心想

幸虧老太太辦理的好。又見寶釵沉厚更胜老時，蘭兒文雅俊秀，便喜形于色。獨見環兒仍是先前，究不甚鐘愛。歇息了半天，忽然想起：“為何今日短了一人？”王夫人知是想著黛玉，前因家書未報：今日又剛到家，正是喜歡，不必直告，只說是病著。豈知寶玉的心里已如刀攪，因父親到家只得把持心性伺候。王夫人設筵接風，子孫敬酒。風姐雖是侄媳，現辦家事，也隨了寶釵等敬酒。賈政便叫遞了一巡酒，“都歇息去吧。”命眾家人不必伺候，待明早拜過宗祠，然後進見。分派已定，賈政與王夫人說些別後的話，餘者王夫人都不敢言。倒是賈政先提起王子騰的事來，王夫人也不敢悲戚。賈政又說蟠兒的事，王夫人只說他是自作自受；趁便也將黛玉已死的話告訴。賈政反嚇了一驚，不覺掉下淚來連聲歎息。王夫人也掌不住，也哭了。傍邊彩雲等即忙拉衣，王夫人止住，重又說些喜歡的話，便安寢了。

次日一早，至宗祠行禮，眾子侄都隨往。賈政便在祠旁廂房坐下，叫了賈珍，賈璉過來，問起家中事務。賈珍揀可說的說了。賈政又道：“我初回家，也不便來細細查問，只是聽見外頭說起你家里更不比從前，諸事要謹慎才好。你年紀也不小了，孩子們該管教管教，別叫他們在外頭得罪人。璉兒也該聽著。不是才回家就說你們，因我有所聞所以才說的。你們更該小心些。”賈珍等臉漲通紅的，也只答應個“是”字，不敢說什麼。賈政也就罷了。回歸西府，眾家人磕頭畢，仍复進內，眾女仆行禮，不必多贅。

只說寶玉因昨日賈政問起黛玉，王夫人答以有病，他便暗里傷心，直待賈政命他回去，一路上，已滴了好些眼淚。回到房中，見寶釵和襲人等說話，他便獨坐外間納悶。寶釵叫襲人送過茶去，知他必是怕老爺查問功課，所以如此，只得過來安慰。寶玉便借此走去向寶釵說：“你今晚先睡，我要定定神。這時更不如從前了三言倒忘兩語，老爺瞧著不好。你先睡，叫襲人陪我略坐坐。”寶釵不便強他，點頭應允。

寶玉出來便輕輕和襲人說，央他：“把紫鵑叫來，有話問他。但紫鵑見了我，臉上總是有氣，組須得你去解勸開了再來才好。”襲人道：“你說要定神，我倒喜歡，怎麼又定到這上頭去了？有話你明兒問不得？”寶玉道：“我就是今晚得閒，明日倘或老爺叫幹什麼，便沒空了。好姐姐，你快去叫他來。”襲人道：“他不是二奶奶叫是不來的。”寶玉道：“所以你得去說明了才好。”襲人道：“叫我說什麼？”寶玉道：“你還不知道我的心和他的心么？都為的是林姑娘。你說我并不是負心，我如今叫你們弄成了一個負心的人了！”說著這話，他瞧瞧里間屋子，用手指著說：“他是我本不願意的，都是老太太他們捉弄的。好端端把個林姑娘弄死了。就是他死，也該叫我見見，說個明白，他死了也不抱怨我嘎。你到底聽見三姑娘他們說過的，臨死恨怨我。那紫鵑為他們姑娘，

也是恨的我了不得。你想我是無情的人么？晴雯到底是個丫頭，也沒有什麼大好處，他死了，我實告訴你罷，我還做個祭文祭他呢。這是林姑娘親眼見的。如今林姑娘死了，難道倒不及晴雯么？我連祭都不能祭一祭，況且林姑娘死了還有靈圣的，他想起來不是更抱怨我么？”襲人道：“你要祭就祭去，誰攔著你呢。”寶玉道：“我自從好了起來，就想要做一篇祭文，不知道如今怎麼一點靈机都沒有了。要祭別人呢，胡亂還使得，祭他是斷斷粗糙不得一點的。所以叫紫鵑來問他姑娘的心，他打那里看出來的。我沒病的頭里還想得出來，病後都記不得了。你倒說林姑娘已經好了，怎麼忽然死的？他好的時候我不去，他怎麼說來著？我病的時候，他不來，他又怎麼說來著？所有他的東西，我誆過來，你二奶奶總不叫動，不知什麼意思。”襲人道：“二奶奶惟恐你傷心罷了，還有什麼呢。”寶玉道：“我不信。林姑娘既是念我為什麼臨死把詩稿燒了，不留給我做個紀念？又聽見說天上有音樂響，必是他成了神，或是登了仙去。我雖見過了棺材，到底不知道棺材里有他沒有。”襲人道：“你這話越發糊涂了，怎麼一個人沒死就擱在棺材里當死了的呢！”寶玉道：“不是嘎！大凡成仙的人，或是肉身去的，或是脫胎去的。好姐姐，你到底叫了紫鵑來。”襲人道：“如今等我細細的說明了你的心，他要肯來還好，要不肯來，還得費多少話；就是來了，見你也不肯細說。据我的主意：明日等二奶奶上去了，我慢慢的問他，或是倒可仔細。遇著閒空兒，我再慢慢的告訴你。寶玉道：“你說得也是，你不知道我心里的著急。”

正說著，麝月出來說：“二奶奶說，天已四更了，請二爺進去睡罷，襲人姐姐必是說高了興了，忘了時候。”襲人聽了，道：“可不是該睡了，有話明兒再說罷。”寶玉無奈，只得進去，又向襲人耳語道：“明兒好歹別忘了。”襲人笑道：“知道了。”麝月抹著臉笑道：“你們兩個又鬧鬼兒了。為什麼不和二奶奶說明了，就到襲人那邊睡去？由著你們說一夜，我們也不管。”寶玉擺手道：“不用言語。”襲人恨道：“小蹄子兒，你又嚼舌根，看我明兒撕你的嘴！”回頭對寶玉道：“這不是你鬧的？說了四更天的話。”一面說，一面送寶玉進屋，各人散去。

那夜寶玉無眠，到了次日，還想這事。只聽得外頭傳進話來，說：“眾親朋因老爺回家，都要送戲接風。老爺再三推辭，說不必唱戲，竟在家里備了水酒，倒請親朋過來大家談談。于是定了後兒擺席請人，所以進來告訴。”不知所請何人，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

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